

炉火照天地

□苏二花

春

说铁匠营只住着一个人叫福清不太准确，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叫月娥。但月娥身体里走了灵魂，只能算她是半个。

院子不大，三间正房，东边两间厢房，西边是炭房和厕所，怕遮了正房的太阳，南边不盖房，可在墙根下冬天埋雪，夏天种瓜秧。水泥苦将院子一分为二，右面种一株桃树，左面种月季和蔬菜。桃花开的时候，福清在桃树下放一把马扎，拉月娥坐上去，教她摊开两手放在双膝上。这样风吹过时，花瓣就会落月娥满满两手，月娥会嘎嘎笑。

月娥笑的时候，福清往往举头看房子的高处。高处是雁门关所在的雁门山，黑紫色，高，故而遮着一半的太阳。被遮的一半像是被蒙在鼓里，不被遮的这一半洒落了光辉，照得雁门关“塞上燕脂凝夜紫”。山给房屋镶边，房屋给山打标点符号。这样举头看着，耳朵里就有了声响，那是一块裁切好的铁料放进冒着蓝色火焰的铁匠炉里，风箱被拉动，一推一送间，火焰一寸高上去再一寸矮下来的声响。

师傅把烧红的铁料钳出来放在铁砧上，举小锤锤锻，徒弟举大锤锤锻。师傅戴皮围裙，徒弟光膀子，两人配合，叮当、叮当、叮当。铁料在大、小锤下，变成大刀、变成矛头、变成战甲、变成箭矢、变成狼牙棒、变成铁钩链。配给赵武灵王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大败林胡、楼烦；配给李牧，李牧披战甲骑一匹红鬃烈马，在劲草斜阳下巡塞戍边……铁匠营村就是这么来的，给每个朝代的战争打造武器，成就每个能写进历史的人。叮当、叮当、叮当，来铁匠营村的人都是铁匠，直到住在铁匠营村的人都是铁匠的后代。

福清最近一次在炽热的炉火前赤着膀子打铁，是在农民画里。这幅画起名《炉火照天地》，描画的是师徒二人趁热打铁的场面。打造出来的锄头、铁耙、马掌、瓦刀、大铲和镰刀，在炉火映照下，与打铁起舞飞溅的火花组成一个大圈，把正在打铁的师徒俩围在中心，有着说不尽的红火热烈与质朴古拙。画是村里小学的张老师画的，“画的就是咱村头铁匠铺的福清”，他说，“很平常。”被张老师说出成很平常的这幅画，拿了两个国家奖，又被拿去做海外巡展，张老师也由此离开铁匠营，出了雁门关。

还不等《炉火照天地》从世界巡展回来，画里的铁匠铺就倒塌关张了。铁匠营村早不出铁匠

了，倒多了许多会写字、画画和念书的人。后者陆续陆续地走出铁匠营村，直到只剩下福清和月娥。

月娥两手捧着桃花嘎嘎笑，感染了福清，他不由也笑，于是用毛笔蘸墨，在红砖墙上写下一行字：“三关冲要无双地，九塞尊崇第一关。”这一句是福清在雁门关关门上看到的，关门为巨石叠垒，穿云过雁。福清从小就学写字，见到好字都要在虚空中临摹，故而写在红砖墙上时，颇有一番力道。

写在红砖墙上的还有其他字：“明天清明，该扫房椽、泥漏处。”“谷雨前后，安瓜点豆。”“春时给桃树打药一次，立秋后还需再打一次毛虫药。”“给桃树剪枝，剪枝可促桃树长更多分枝，来年可开更多的花，结果也甜”“永乐侄儿来，送两株白色月季苗，甚喜”。

夏

红砖墙是后来才有的。那一年多雨，把福清的院墙浸塌了，连房基也受到影响。和儿子勇勇商量，福清的意思是把三间正房换成五间，给勇勇结婚用。勇勇不同意，说结婚后也不住铁匠营。于是修房就成了福清一个人的事。院墙修好后，福清很有成就感，用毛笔在红砖墙上写下一串字：“2005年4月23日修葺完成，前后花费8000元。”

写下这串字后，福清有两个“没想到”。一是勇勇很快走出雁门关去了北京，并在北京结婚成家；二是月娥看到福清在墙上写字，也能笑。福清话少，从不主动与人说话，人也就少来主动与他说话。儿子一走，更没了说话的人，倒是月娥的笑和这一院子的红墙砖，叫人看了心里欢喜。以后福清想说话了，就把话写在墙上。

“今查出高血压与冠心病，此后终身服药”“勇勇带回一个鸟架，想着该养一只鸟”“开南公路从铁匠营村穿过，村支书张二白来找我商量，我说这是好事”“中吉乌国际铁路正在建设，自新疆喀什向西北途经吉尔吉斯斯坦”“我感谢月娥，月娥一直帮助我，我很高兴”……写完了请月娥看，月娥看了果然高兴。她不认得字，但认得写字的福清。

月娥是后来生病了才痴的，高兴了笑，不高兴了往外跑。福清给她兜里装个纸片，上面写：“康月娥，女，二级精神残疾人，侯福清妻，138××××××××。给吃住者，电话联系我，等接时必有重谢。”这个纸片装在月娥兜里，从来不丢。

写在墙上的字受日晒雨淋，很快淡了、散了。月娥生气，叫，用手护，用身体挡。福清看明白了，心下感动，买来清漆刷在字上面罩住。月娥坐在马扎上，有桃花的时候，两手捧着桃花；没桃花的时候，看福清在红砖墙上写字，笑。

以后福清再往墙上写字，虽也还是想到什么写什么，但有月娥虔诚地看着，有清漆罩着，就认真很多。

“南瓜秧开花了，顺着杆子，爬到南墙上。到秋天可收获满满南瓜”。

福清的耳朵里老有打铁的声音。开始以为自己是幻听，后来发现是雁门关山体在遇到天阴下雨或十分静谧的情况下，释放出来的声音。就好像雁门山是个半导体，收录了铁匠营千百年来的打铁声，只要调频合适，赫兹对正，打铁声就能播放出来一样。再后来，福清又发现，不光是雁门山，就连自己也是，在有月亮的夜晚或是满怀着心思的时候，骨头缝儿里也有打铁声播放，叮当、叮当、叮当。

携一身打铁骨血，福清有时觉得自己在红砖墙上写字就是在打铁。一横按下，大锤锤锻；一捺撩起，小锤锤锻；斜钩是造形，中锋是淬火。福清用笔锤打出来的字，成钩、成盾、成镖，也成犁、成耙、成镐。

秋

每天都是鸡把福清叫醒的。为给月娥吃新鲜鸡蛋，也为攒鸡粪，福清初春买回来的一群小鸡崽，到秋天已经成年。福清把它们圈起来，早晨放晚上关。

洒清水，扫院子；洗漱，清理卫生；做简单的早餐；早餐后拾掇院子，劈柴、砸炭、堵耗子洞。月娥更爱侍弄花草，或站在太阳下笑。有时两人也坐在矮花栏墙前，一起看手机。

想起什么了，福清就在墙上写字。“永乐侄儿来，送药，送米面油、酱醋茶，上次送来的燕麦和蜂蜜还没吃完”。

上次来，永乐还给福清的屋檐下安了个摄像头，说是勇勇叫安的。有了这个摄像头，即使在北京，勇勇也能随时看到爸妈在家的情况。

摄像头下，福清往墙上写字越发认真。“今天阴雨天，你妈坐一天，不笑，不吃饭，怕她又抑郁”“一看大门，二看院子安排有规，三看卫生与不卫生”“我希望勇勇能走出雁门关，想起勇勇小时候有一次不好好写作业，我打他屁股，哈哈”“计划给照壁加一层瓦”“77岁啦，还想去



喀什，看看大沙漠”“今年要拍一张全家福”“勇勇带我去雄安一趟，回来有很多感想，年轻人朝气蓬勃，祖国日新月异”“普及文化，提高文化，修身齐家，爱国护国，热爱科学，破除迷信，科学种田”“试验种了一畦红姑娘，没成活”“10月9日住院，17日出院，11月11日开始喝牛奶”……

更多的时候，福清是在院子里干活，给西红柿打枝杈，给黄瓜架秧，给月季剪枝条。担心雨水潮了墙，从地面往上30厘米抹上一层薄水泥。东厢房临街，福清把门窗都刷了红漆，防雨防尘。干完活了，他就在墙上认认真真写字：

“今日秋分，白天和夜晚的时间平分，此后，夜会越来越长”“手术后抬腿打弯都没劲了，上台阶段以前伶俐”“徐书记来帮我手机刷脸，领到养老金，12月1日务必在网上交电费，我不会，徐书记说到时候叫他”“雁门关伏击战，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6团主力于雁门关公路两侧高地埋伏，打击日本人汽车运输部队，后人不可忘记”“问徐书记要了两本最新地图，关注铁路变化”……

冬

雁门关的风很大，尤其夜里，风把福清的房子当笛子吹。一夜听风，风里有战马嘶吼、军旗猎猎；有商贩往来，驼铃阵阵；有昭君的哭泣，有走西口的悲歌，也有牛羊牧归；更多还是打铁声，叮当、叮当、叮当……第二天，福清在墙上写道：“铁匠营村住着凡人福清和月娥，是一对夫妻。”写完这句，福清仰头看被雁门山镶边的天空，高远、清淡。回头再看月娥，月娥笑。

十月，一场大雪染白雁门关。这时候的铁匠

营村入了画，不声不响，只有在院里扫雪的福清、烟囱里冒出的烟是俩移动点。上回勇勇回来，给大门上挂了两个红灯笼，一为照明二为喜庆，如白雪一衬，好看非常。

大雪封山，家里一个火炉，福清拿毛笔在家里墙上写，或者是在平整的木板上写：“勇勇在北京打工，距离我俩有四百多公里”“年轻时去太原做过买卖，后来在鄂尔多斯开过超市，最远到过广西，月娥生病后，再没出门”“去北京，勇勇带我和月娥逛过颐和园、故宫和香山，住现代化宾馆，我和月娥都高兴”……写完了拿给月娥看，月娥果然高兴。

早晨起来，先放飞圈了一夜的光。回头一看，烧在炉盘下的山药煮熟了，气味香醇。福清拿出来吹吹灰递给月娥，再给火炉里加块炭，发现烟筒满了。这个冬天，福清没有上房扫雪，也很少打烟筒。

“我已经没有力气了。”写完拿给月娥看，月娥也还是高兴，吃烧山药蛋，乌了嘴唇圈。

腊月，福清养在鸟架上的鹦鹉死了，福清忘记给它喂谷子。福清忘记许多事，有时也忘了自己。太阳好的一天，月娥在院子里放把交椅，拉福清坐在上面晒太阳。福清仰着头，看被雁门山镶着边的天，长久地看。月娥把笔放在他手里，要他写字。

那就把字写在天上吧。福清拿起笔，慢慢地，在天上写起字，一横一竖，一撇一捺一弯钩。写着写着，四周响起了打铁声，福清的字在虚空中飞舞起来，把福清和月娥两个围起来，红火、热烈。天地间起了个大火炉，风箱正拉动，蓝色火苗高一寸矮一寸。红色的炉火里，一块铁料被夹起，趁热好打铁，叮当、叮当、叮当。

棉花与印迹

□任茂谷

皮回到家，接受了我爹的一场痛打。我爹收手后，我妈把我扒光塞进被子里，翻箱倒柜找棉花要给我补棉裤。她坐在炕沿上，叹着气翻看棉被。我看她想拆开被角掏一把棉花出来，可被子太薄，掏掉一把，就不好再摊匀。她犹豫了好一阵，放下被子，下地去剥我摘回来的死桃子。

她把死桃子一个一个敲开，撕出里面僵硬的白絮，用擀面杖锤打了一夜。直到天亮，那些白絮也没有像好棉花一样喧起来。早晨太阳出来了，她只好拿出一部分，勉强给我补进棉裤里，里外各打了一层补丁。这些没有成熟的棉丝原本不是单独用的，就像幼儿没有学会独立生活，它能干什么用呢？夏天拆洗被子时，被里被面洗干净，里面的旧棉花放在太阳下晒两天，为省弹棉花的钱，我妈便会用手一点一点撕松撕软撕喧，把这些没有长成的棉丝续进去，混在一起，增加被子的厚度；或者在纺线时，混到好棉花里一起纺，这样也不太影响棉线的韧性。因此，单独将它们补进棉裤里，不几天就滑漏到不知哪儿去了，原来的那个大洞只剩两层补丁。

那年冬天格外冷，风格外硬，绕着没有棉花的空洞，刀子一样旋进去，在我的左腿胯上剐削。整个冬天，我觉得那个地方贴了一块厚厚的冰，开春脱掉棉裤，冰凉的感觉还留在肉上。那块皮肤变成了紫黑色，像胎记一样，随着我的长大而长大，随着我的变老，颜色变深，成为一块巴掌大的茄子皮。

这块黑色的印迹伴我终生，犹如蜘蛛吐丝，连着一根细细的棉线。线头做成的捻子，穿过煤油灯乌黑油亮的尖嘴，燃起一粒黄豆大的光苗。红黄交替的灯光定格了我的童年，微弱而幽深，摇曳在记忆里。

二

童年的光苗，在我心里不停地放大，照耀我沿着书籍的小路，登上一个个知识的台阶。前面

的路没有止境，一座座高山还在远方，那粒小小的光苗，放大到光芒万丈，贯通天地，照亮白天和黑夜。我心里的棉花变成了满天的白云，于是想找到很多书籍，探寻这种洁白温暖的物质背后的秘密。

我到新疆那一年的秋天，有同事买了当年的新棉花，加工成网套寄给老家的亲戚。我后来也给老家寄新棉花、新网套、新棉布。老家亲戚中有人结婚，用新疆网套做被子，用新疆棉布做被里子，参加婚礼的宾客都很羡慕。

我生活在新疆，总能看到大片的棉田。秋收季节，地上的棉花比天上的白云还多。洒在新疆的阳光，似乎含有特殊的金色质地，照耀的时间更长，更有利于植物的生长。新疆的夏季，日照充足，最长时一天在16小时以上，农作物能充分吸收阳光的热量。昼夜温差大，白天光合作用充分，晚上气温降低抑制养分流失，果实会储存更多的能量。降雨少，气候干燥，产出的棉花有更好的品质，纤维的丝光特性、柔韧度极好。

新疆是中国最早的棉花种植区之一，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，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—哈密盆地很早就广种棉花。20世纪50年代后，天山北坡的玛纳斯河流域突破了北纬44度不产棉的气候瓶颈，引入早熟的陆地棉优良品种，由此形成了新疆三大棉花生产区。90年代之后，中国传统的三大棉区中，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棉区的种植面积逐年下降，棉花生产的重点区域向新疆转移。新疆棉花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，种植水平提高，产量成倍增长，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、最集中的优质棉花种植区。

我与童年好友秋富联系，告诉他新疆棉花的种种奇迹，几次动员他来新疆承包土地，种植棉花。他早已离开家乡，在晋南安居乐业，颇为动心。

三

如今在新疆，棉花无处不在。

因为太常见，我差点儿忘了棉花是植物界的一个奇迹。我穿着棉花纺织的衣物，睡觉盖着棉被，把孩子裹在纯棉织物的襁褓里，花着棉花制成的人人民币，过着看似理所当然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问题突然浮现心中：假如没有棉花，我们的生活将会怎样？没有棉花，我睡觉的床上可能会铺皮毛或麦草，我可能得穿羊毛、亚麻或丝绸衣服。这些东西或是不好清洗，或是价格高昂，实在不如棉花能深入寻常百姓家中。

我去田里观察棉花的生长。大片大片的棉花地中，一棵棵棉花站成无边的矩阵，齐整而强大。一粒种子，经过精选、脱绒等层层磨炼后，种在地里，发芽出土，平展出两片肾形的子叶，而后拔茎长出手掌状的真叶。真叶长成长短不一的裂片，裂口连着叶掌，很像人的手，托举着一层一层生长。主茎直立，快速长高，从叶腋处分化出叶枝和果枝。叶枝是营养枝，通常只长2到4枝，就像家庭里的大孩子，维护主茎长出果枝。果枝一旦长出，叶枝就会被整枝打掉，把营养省下留给果枝。每枝果枝会有多个果节，果节上生出蕾，开花结铃。棉株成熟时，会有8至10枝果枝，长成塔形、筒形和倒塔形，像一个结构完美的家庭。

棉花是由种子生产纤维的植物。它从种子萌芽，发根、增叶、长茎、分枝，完成营养器官的生长，而后现蕾、开花、结铃、吐絮，完成生殖器官的发育，直到种子及纤维成熟，完成生命史。它有极强的生存能力，主根最多能深入地下2米，各级侧根和众多的根毛组成圆锥形的强大根系，吸收土壤深层的水分。棉花竭尽植

物生长的奇迹，以庄稼的高度，长出如树般繁密的支撑；以细密的柔软，对抗寒冷；以纯粹的白，供人间印染无限可心的色彩。

大片的棉田地如同大地的棉被，又如水意葱茏的青色湖泊，给新疆土地铺陈出水乡的柔美。夏季开花时节，花娇嫩富丽，仿若仙子美幻无比的霓裳；秋天成熟时，白棉映衬蓝天，让天上的吉祥降临人间。

棉花改变着新疆大地，人们为棉花更多更好地盛开而不停忙碌着。汗水，智慧，当下，未来……每一天，每一年，每一块土地，这里的人们总在不断创造着人间的奇迹。

以前每次看到棉花，我都会下意识地去摸身体上童年留下的那块印迹。而现在，看着棉花，我总会为新疆有这么多的棉花高兴，为种植棉花的人感动，为这里的美好生活而欢欣鼓舞。为新疆的棉花写一本书吧，我对自己说，我想在这片土地上孜孜不倦地行走下去。

一

棉花给我最早的记忆，是一颗糖的褒奖和一场痛打，以及留在身上的终生印记。

7岁那年的初冬，全村进入冬闲，我还在想着到哪儿搜捡一些能吃能用的东西。有一天，我到生产队那块被羊群啃过多遍的棉花地，搜摘干枝上吊着的没有开花的死桃子。运气真好，我在一个背阴的角落，发现了一小片晚长的棉花，干枝上果真吊有不少包得紧紧的死桃子。摘了半篮子，我连蹦带跳提回家。我妈看见高兴坏了，奖给我一颗小米粒大的糖，特别甜，放进嘴里就没了，但甜味让唾沫不停地冒泡泡，咽进肚子里持续膨胀，放大到全部神经，让本来跑累的腿脚又欢蹦乱跳。我兴奋地去隔壁邻居——我的死党秋富，一起下河滩打侧侧，就是城里人说的滑冰。秋富比我大一岁，个子比我矮，胆子也比我小。

河里有个小水潭，刚封冻，冰是透明的，能看见水里没有睡过去的蛤蟆在蹬腿游泳。我俩踩上去，冰嘎巴作响。秋富退回去了，我大着胆子滑起来。薄冰贴着水面晃动，晃悠悠悠的，特别好玩。我滑了一圈，没事儿。第二圈滑到中间、快要回到边上时，突然一声脆响，冰破了，我哗啦掉进水里。唾沫里的甜泡泡顿时消失，我惊慌起来。好在水潭不太深，我已学会几下狗刨，连滚带爬上了岸，可棉衣棉裤都湿了。趁太阳还在，我们找了一个避风湾，点起一堆火烤衣服。秋富帮着加柴草，我转着身子烤，好不容易烤到半干时，左腿部冒起了烟——棉裤着火了。棉花着火，扑打不可用，火哗啦啦烧到内，我痛得倒地打滚。棉裤上的火压不灭，还有扩大之势，情急之下，我只能滚进水里。火灭了，我也成了一条冻狗。棉裤的左腿部被烧了一个巴掌大的透肉的洞，我硬着头

